

# 《維摩詰經》中直心、深心 及其相關概念的探討

王開府

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

## 一、前言

在讀姚秦鳩摩羅什所譯的《維摩詰所說經》時，發現其中提及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數次，這樣的現象耐人尋味。它使人聯想起淨土宗所謂的「三心」。以下先來看淨土宗的「三心」。

曹魏康僧鎧所譯的《佛說無量壽經》說：「設我得佛，十方眾生至心信樂，欲生我國。」（大正12-268a-26~27）<sup>1</sup>

而劉宋曇良耶舍所譯的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中，佛告阿難及韋提希：「凡生西方有九品人，上品上生者，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，發三種心，即便往生。何等爲三？一者至誠心；二者深心；三者迴向發願心。具三心者，必生彼國。」（大正12-344c-9~13）《觀經》所說的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，與上述《無量壽經》至心、信樂（心）、欲生（心）大致對應。這是淨土宗一般所說的三心。

北魏曇鸞在《往生論註》卷下曾說：「有三種不相應：一者信心不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引用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係由台北新文豐出版。括弧中 12 表冊數，268a 表頁數及上欄，26~27 表行數。如出現 b 表中欄，c 表下欄，行數後的 f 表自此行以下。全文同此例。

淳，若存若亡故；二者信心不一，無決定故；三者信心不相續，餘念間故。」（大正40-835b-24~27）三種不相應的反面，即相應的三心：淳心、一心、相續心，這是淨土宗的另一種三心<sup>2</sup>。

此外，《大乘起信論》也說：「信成就發心者，發何等心？略說有三種。云何為三？一者直心，正念真如法故；二者深心，樂集一切諸善行故；三者大悲心，欲拔一切眾生苦故。」（大正32-580c-6~9）<sup>3</sup> 因此，古德也以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，等同於《大乘起信論》所說的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<sup>4 5</sup>。

由於《觀經》的三心（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），和《大乘起信論》的三心（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）的類似性，使筆者想要將《維摩詰經》反覆出現的幾種心及其相關概念，作進一步的了解。

## 二、秦譯《維摩詰經》中的四種心

在秦譯《維摩詰經》的〈佛國品〉中，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五百長者子，「願聞得佛國土清淨，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」，佛在答語中，首先指出菩薩「取佛土」的主要因緣：

<sup>2</sup> 唐道綽的《安樂集》也提到淳心、一心、相續心。（大正47-12a-25~29）

<sup>3</sup> 《大乘起信論》另有三種心來說發心之相：「是菩薩發心相者，有三種心微細之相。云何為三？一者真心，無分別故；二者方便心，自然遍行利益眾生故；三者業識心，微細起滅故。」（大正32-581b-9~12）

<sup>4</sup> 參見唐迦才《淨土論》卷上（大正47-87c-10f）、知禮《觀經疏妙宗鈔》卷六（大正37-230a-28~29）。

<sup>5</sup> 除了正文所舉偏屬勝義的三心外，經論中也有屬於劣義的三心，如唐義淨譯的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云：「諸凡夫人未能除遣此三心故，遠離三身，不能得至。何者為三？一者起事心；二者依根本心；三者根本心。」（大正16-409a-16~19）此段亦見於隋代寶貴編之《合部金光明經》，文字小異（見大正16-363b-20~22）。而鳩摩羅什譯的《成實論》也提及：「論者言，滅三種心，名為滅諦。謂假名心、法心、空心。」（大正32-327a-8~9）

「眾生之類，是菩薩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隨所化眾生，而取佛土；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；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，而取佛土；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，而取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取於淨國，皆為饒益眾生故。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，隨意無礙。若於虛空，終不能成。菩薩如是：為成就眾生故，願取佛國。願取佛國者，非於空也。」（大正14-538a21~29）

佛認為：菩薩所取的佛土，是與其所化、所調伏的眾生之類，有密切相應的關係。依眾生之類，而有佛土之類。由這段話也可以看出，菩薩度化眾生，是要「饒益眾生」，要眾生「起菩薩根」「入佛智慧」，以「成就眾生」。

其次，佛指出菩薩取佛國，並非空無憑藉，菩薩係藉著「淨土之行」來建立佛國淨土。因此緊接著上段引文，佛就說「菩薩淨土之行」，他共由十七項來說淨土之行。而這十七項，以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冠首，然後再依次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、四無量心、四攝法、方便、三十七道品、迴向心、說除八難、自守戒行不譏彼闕、十善。

這十七項中，如第四項的布施，在四攝法（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）中也有；第五項的持戒，與三十七道品中八正道的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十善中的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惡口等都有關；第七項的精進，在三十七道品之八正道、七覺支中也有，而三十七道品的四正勤就是說精進；第八項的禪定，與八正道的正定相似。由此可知，這十七項之間有許多重疊處，它們祇是修行項目的列舉，並非有意組織一套精緻的修行綱目次第。

這十七項可謂包括了菩薩乘的重要心、行。因為淨土三心的聯想，筆者特別注意這十七項中的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和迴向心。至於四無量心，在一般經典中指慈、悲、喜、捨，含義比較明確，暫不列入本文的

討論中<sup>6</sup>。現在先來看看佛自己如何說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、迴向心這四種心：

「直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。深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。菩提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。……迴向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。」（大正14-538b-1~20）

上文說菩薩所取的佛土，與所化眾生之類，密切相應。因此，菩薩淨土之性質，與來生其國眾生之性質，一一相應。依於佛所說，可以看出：直心與不諂；深心與具足功德；菩提心與大乘，一一對應。雖然這一對對的概念，其所指涉的意義，未必兩兩相同，但同一對概念的含義，應有相當重疊的地方。所以「不諂」應是「直心」所含之義；「具足功德」應是「深心」所含之義；「大乘」應是「菩提心」所含之義。

至於「迴向心」，佛只說菩薩成佛時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」，並未提到某種性質的眾生來生其國。

本經提及四種心的地方，還有多處，如：

「菩薩隨其直心，則能發行；隨其發行，則得深心；隨其深心，則意調伏；隨意調伏，則如說行；隨如說行，則能迴向；……。」  
（〈佛國品〉）

「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；發行是道場，能辦事故；深心是道場，增益功德故；菩提心是道場，無錯謬故。」（〈菩薩品〉）

「於六和敬，起質直心。……以出家法，起於深心。」（〈菩薩品〉）

---

<sup>6</sup>在《阿含經》中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心，也被視為有關修定的方法。《維摩詰經·觀眾生日》維摩詰曾為慈、悲、喜、捨，作了界說，視之為菩薩對眾生的心行。而其他品也有談及慈、悲、喜、捨或四無量的經文。

「行無隱慈，直心清淨故；行深心慈，無雜行故。」（〈觀眾生品〉）

「菩薩於一切眾生，悉皆平等，深心清淨；依佛智慧，則能見此佛土清淨。」（〈佛國品〉）

「深心爲華鬘。……迴向爲大利。」（〈佛道品〉）

「亦當如我，以深心供養於佛。」（〈法供養品〉）

「佛知其深心所念，……深發聲聞、辟支佛心。」（〈法供養品〉）

「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。……志常安住方便、迴向。」（〈菩薩行品〉）

### 三、《維摩詰經》異譯本中有關概念的翻譯

《維摩詰經》現存的有三種漢譯本，除鳩摩羅什的譯本（以下簡稱秦譯，代符爲 K）外，另有更早的吳支謙的譯本（以下簡稱「吳譯」，代符爲 C），及比秦譯晚出的唐玄奘的譯本（以下簡稱「唐譯」，代符爲 H）。三種漢譯都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四冊。本文的三種漢譯，都引自此版本。

現存主要西藏譯本，係在九世紀前廿五年，由法性戒所譯，收於《西藏大藏經》「甘珠爾部」，日本學者大鹿實秋予以羅馬拼音（以下簡稱「羅馬譯」）<sup>7</sup>。拉蒙特教授依藏譯轉譯爲法文，再由 Sara Boin 女士由法文譯爲英文（以下簡稱「英譯」）。拉蒙特的譯著也參考了現存的若干敦煌藏文寫本及粟特文、于闐文譯本殘簡，而藏文寫本的殘本，有些是比法性戒譯本更早的譯本<sup>8</sup>。

<sup>7</sup> 大鹿實秋的羅馬譯，見於 Tibetan Text of Vimalakīrtinirdeśa，日本成田山新勝寺，〈インド古典研究〉，第一卷，昭和 45 年。

<sup>8</sup> 各種譯本的詳情，可參考 Étienne Lamotte 教授的譯著 "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"，1962 年出版，Sara Boin 女士的英譯，係於 1976 年由倫敦巴利聖典協會出版。該書的引論部分，由郭忠生先生譯成中文，經諦觀雜誌社於 1990

本文所根據的譯本，除了三種漢譯本外，藏譯部分則參酌大鹿實秋  
的羅馬譯、Boin 女士的英譯<sup>9</sup>。

有關四種心及相關概念的異譯，現在根據不同的譯文來探討。對於  
有關的經文，先分析三種漢譯，再參酌藏譯（以羅馬譯為主）<sup>10</sup>。

（一）經文一：

- 1.K.1 直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。
- 1.K.2 深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。
- 1.K.3 菩提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。....
- 1.K.4 迴向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。  
（大正14-538b-1~20）

- 1.C.1 菩薩以無求於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以不言我教照人民生于佛土。
- 1.C.2 菩薩以善性於國故，於佛國得道，能成眾善為人重任生于佛土。
- 1.C.3 菩薩弘其道意故，於佛國得道，恆以大乘正立人民得有佛土。....
- 1.C.4 菩薩分流法化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一切示現賢善之行得見佛土。  
（大正14-520a-17~520b-9）

- 1.H.1 發起無上菩提心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菩薩證得大菩提時，一切發  
起大乘有情來生其國。
- 1.H.2 純意樂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菩薩證得大菩提時，所有不諂不誑有

---

年 9 月初版。

<sup>9</sup> 藏譯之羅馬譯，及西藏大藏經部分，因筆者不諳藏文，係請教友人曹志成及林昭  
益先生，謹此致謝。

<sup>10</sup> 三漢譯因非譯自同一傳本，所以在比對異譯本的譯語時，只能就其相似內容及句  
型，找出對應處之詞語作比對，無法確定不同之譯語是否都譯自同一梵文。漢、  
藏譯語之比對時，也是如此。

情來生其國。

- 1.H.3 善加行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菩薩證得大菩提時，發起住持妙善加行一切有情來生其國。
- 1.H.4 上意樂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菩薩證得大菩提時，具足成就善法有情來生其國。....
- 1.H.5 修迴向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菩薩證得大菩提時，其國具足眾德莊嚴。（大正14-559a-29~559c-2）

分析：

- 1.秦譯「直心」，在對應處吳譯為「無求」，唐譯為「純意樂」（1.H.2）。
- 2.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為「善性」，唐譯為「上意樂」（1.H.4）。
- 3.秦譯「菩提心」，吳譯為「弘其道意」，唐譯為「發起無上菩提心」（1.H.1）。
- 4.秦譯「迴向心」，吳譯為「分流法化」，唐譯為「修迴向」（1.H.5）。
- 5.唐譯比秦譯、吳譯多了「善加行」一句（1.H.3）。且秦譯、吳譯的第三句，唐譯移為首句。

漢、藏譯之比較：

- 1.秦譯「直心」，藏譯為 *bsam pa*（羅馬譯15頁15列），義為「心」或「意樂」。唐譯為「純意樂」，藏譯無「純」字。
- 2.秦譯「深心」，藏譯為 *lhag pa'i bsam pa*（羅馬譯15頁18列），義為「增上意樂」。
- 3.秦譯「菩提心」，藏譯為 *byañ chub sems dpa'i sems bskyed pa*（羅馬譯15頁24列），義為「發菩提心」。
- 4.秦譯「迴向心」，藏譯為 *bsno ba'i sems*（羅馬譯16頁22列），義為

「應迴向心」。

5. 唐譯比秦譯、吳譯所多的「善加行」一句，藏譯也有。藏譯用 sbyor ba (羅馬譯15頁21列)，義為「加行」，無「善」字。藏譯此句的位置也與唐譯不同，改在「增上意樂」句下。
6. 由上可知，唐譯與藏譯之譯語相近。唐譯比藏譯，多「純意樂」之「純」字，「善加行」之「善」字，「修迴向」之「修」字，或係為譯語之整齊所加，以便與「上意樂」字數一致。
7. 唐譯首句「發起無上菩提心」句，藏譯移為第四句，即在「加行」句下。藏譯此句的位置，反與秦譯、吳譯一致。

(二) 經文二：

- 2.K.1 菩薩隨其直心，則能發行；
- 2.K.2 隨其發行，則得深心；
- 2.K.3 隨其深心，則意調伏；  
    隨意調伏，則如說行；  
    隨如說行，則能迴向；...。(大正14-538b-26~29)
  
- 2.C.1 菩薩以應此行，便有名譽；
- 2.C.2 已有名譽，便生善處；
- 2.C.3 已生善處，便受其福；  
    已受其福，便能分德；...。(大正14-520b-16~18)
  
- 2.H.1 菩薩隨發菩提心，則有純淨意樂；
- 2.H.2 隨其純淨意樂，則有妙善加行；
- 2.H.3 隨其妙善加行，則有增上意樂；
- 2.H.4 隨其增上意樂，則有止息；  
    隨其止息，則有發起；



隨其發起，則有迴向；...。（大正14-559-11~15）

分析：

1. 秦譯「直心」，吳譯為「應此行」，唐譯為「純淨意樂」（2.H.2）。
2. 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為「善處」，唐譯為「增上意樂」（2.H.3）。
3. 秦譯、唐譯之「迴向」，吳譯為「分德」（2.C.3）。
4. 唐譯有「發菩提心」（2.H.1）在首句，秦譯、吳譯則無。
5. 秦譯在本段多了「發行」，夾在「直心」「深心」之間。這和唐譯「妙善加行」夾在「純淨意樂」「增上意樂」之間相當。吳譯沒「發行」，卻多了「名譽」，語義較突兀，因「名譽」不似與修行直接相關之用語。
6. 秦譯有「意調伏」，唐譯為「止息」（2.H.4）。

漢、藏譯之比較：

1. 此段經文中有關直心、深心、發菩提心、迴向之藏譯語，與上段之藏譯語相同。（可參羅馬譯16頁末列至17頁4列）
2. 唐譯與藏譯之譯語也相近。唐譯「純淨意樂」，藏譯為「意樂」，無「純淨」字。唐譯「妙善加行」，藏譯為「加行」，無「妙善」字。唐譯多「純淨」「妙善」二修飾語，可能也是為了與「增上意樂」之「增上」相配。
3. 秦譯「意調伏」、唐譯「止息」，藏譯為 *nes par sems pa*（羅馬譯17頁3列），前二字義為「真實」或「決定」；後二字義為「思惟」，可合譯為「真實思惟」，英譯作 *deep meditation*（英譯21頁13列）。
4. 藏譯「加行」字置於「增上意樂」前，與唐譯一致。
5. 唐譯首句「發菩提心」，藏譯也列為首句，與唐譯一致。
6. 根據以上二點，再比較經文一與經文二之文句、內容的安排上，可以看出唐譯較藏譯有內在的一致性。因此，似乎可以推想唐譯所據之傳

本，比藏譯所據者為完善。

(三) 經文三：

3.K.1 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；

3.K.2 發行是道場，能辦事故；

3.K.3 深心是道場，增益功德故；

3.K.4 菩提心是道場，無錯謬故。(大正14-542c-15~17)

3.C.1 道場者無生之心是，檢一惡意故；

3.C.2 淳淑之心是，習增上故；

3.C.3 聖賢之心是，往殊勝故；

3.C.4 道意之心是，不忘捨故。(大正14-524a-25~27)

3.H.1 淳直意樂是妙菩提，由此意樂不虛假故；

3.H.2 發起加行是妙菩提，諸所施為能成辦故；

3.H.3 增上意樂是妙菩提，究意證會殊勝法故；

3.H.4 大菩提心是妙菩提，於一切法無忘失故。(大正14-565b-12~16)

分析：

1. 秦譯「直心」，吳譯為「無生之心」，唐譯為「淳直意樂」(3.H.1)。

2. 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為「淳淑之心」，唐譯為「增上意樂」(3.H.3)。

3. 秦譯「菩提心」，吳譯為「道意之心」，唐譯為「大菩提心」(3.H.4)。

4. 秦譯在本段也有「發行」，夾在「直心」「深心」之間。這和唐譯

「發起加行」夾在「淳直意樂」「增上意樂」之間相當。吳譯沒有「發行」，卻多了「聖賢之心」，語義較含混。

5.唐譯「大菩提心」列在第四句，和秦譯、吳譯一致。

6.唐譯「妙菩提」，秦譯、吳譯都譯為「道場」，這是唐譯特別之處。

漢、藏譯之比較：

- 1.此段經文中有關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、加行之藏譯語，與上二段之藏譯語相同。（可參羅馬譯36頁11列至14列）
- 2.唐譯與藏譯之譯語也相近。唐譯「淳直意樂」，藏譯為「意樂」，無「淳直」字。唐譯「發起加行」，藏譯為「加行」，無「發起」字。唐譯「大菩提心」，藏譯為「菩提心」，無「大」字。唐譯多「淳直」「發起」「大」等修飾語，可能也是為了與「增上意樂」之「增上」相配。
- 3.唐譯之「妙菩提」，藏譯為 byan chub kyi sñin po（羅馬譯36頁11列），byan chub 為「菩提」，kyi 為「之」，sñin po 為「中心」或「本質」。藏譯無「妙」字。唐譯「妙菩提」，秦譯、吳譯都譯為「道場」，英譯則譯為 seat（場所）（英譯95頁2列），合於秦譯、吳譯，而異於唐譯。

#### （四）其他經文<sup>11</sup>

4.K 於六和敬，起質直心。....以出家法，起於深心。（大正14-543c-20~22）

4.C 行六堅法，不斷學意。....為沙門，不斷正性。（大正14-525a-22~24）

4.H 以修淨妙諸法行相，引發意樂。....以善清淨出家行相，引發清淨增上意樂。（大正14-567a-7~11）

---

<sup>11</sup>其他經文部分，因較為瑣碎，未作漢、藏之比較。

分析：

1. 秦譯「質直心」，吳譯「學意」，唐譯「意樂」。
2. 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「正性」，唐譯「清淨增上意樂」。

- 5.K 行無隱慈，直心清淨故；行深心慈，無雜行故。（大正14-547b-29~547c-1）
- 5.C 行不諂慈，意淨無求；行不飾慈，心無所著。（大正14-528b-6~7）
- 5.H 修無詐慈，意樂淨故；修無諂慈，加行淨故；...修深心慈，離取穢故。（大正14-573a-22~24）

分析：

1. 秦譯「直心」，吳譯「意（淨）無求」，唐譯「意樂」。
2. 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「不飾」，唐譯「深心」。

- 6.K 菩薩於一切眾生，悉皆平等，深心清淨。（大正14-538c-18~19）
- 6.C 當如菩薩，等意清淨。（大正14-520c-6）
- 6.H 若諸菩薩於諸有情，其心平等，功德嚴淨。（大正14-560a-13~14）

分析：

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「意」，唐譯「心」。

- 7.K 深心爲華鬘...迴向爲大利。（大正14-549c-17~19）
- 7.C 華鬘謂不疑...隨布分斯道。（大正14-530a-16~18）
- 7.H 勝意樂爲鬘...迴向大菩提。（大正14-576a-29~576b-2）

分析：

1. 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「不疑」，唐譯「勝意樂」。
2. 秦譯、唐譯「迴向」，吳譯「布分」。

8.K 亦當如我，以深心供養於佛。（大正14-556b-10~11）

8.C 當共奉事，施以所安。（大正14-535c-17~18）

8.H 亦當如我，奉施供養。（大正14-586b-11）

分析：

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、唐譯無對應字。

9.K 佛知其深心所念，...深發聲聞、辟支佛心。（大正14-556c-19~28）

9.C 彼佛知其內性，...解弟子乘。（大正14-536a-24~536b-1）

9.H 藥王如來既知月蓋增上意樂，...令於聲聞、獨一覺乘心善調順。  
（大正14-587a-12~24）

分析：

秦譯「深心」，吳譯「內性」，唐譯「增上意樂」。

10.K 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，...志常安住方便、迴向。（大正14-554b-7~10）

10.C 性以和樂而不荒，...分德不住。（大正14-533c-24~25）

10.H 曾所生起增上意樂，一切智心繫念寶重而不暫忘，...常樂安立迴向、善巧。（大正14-582c-21~25）

分析：

1. 秦譯「深發...心」，吳譯「性以...」，唐譯「生起增上意樂」。
2. 秦譯、唐譯「迴向」，吳譯「分德」。

歸納以上的異譯，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的了解：

1. 秦譯「直心」；吳譯「無求」(1.C.1) (5.C) 「應此行」(2.C.1) 「無生之心」(3.C.1) 「學意」(4.C)；唐譯「意樂」(4.H) (5.H) 「純意樂」(1.H.2) 「純淨意樂」(2.H.2) 「淳直意樂」(3.H.1)。
2. 秦譯「深心」；吳譯「性」(10.C) 「內性」(9.C) 「正性」(4.C) 「善性」(1.C.2) 「善處」(2.C.2) 「淳淑之心」(3.C.3) 「不飾」(5.C) 「意」(6.C)；唐譯「深心」(5.H) 「上意樂」(1.H.4) 「勝意樂」(7.H) 「增上意樂」(2.H.4) (3.H.3) (9.H) 「生起增上意樂」(10.H) 「清淨增上意樂」(4.H) 「心」(6.H)。
3. 秦譯「菩提心」；吳譯「弘其道意」(1.C.3) 「道意之心」(3.C.4)；唐譯「大菩提心」(3.H.4) 「發菩提心」(2.H.1) 「發起無上菩提心」(1.H.1)。
4. 秦譯「迴向心」「迴向」；吳譯「分德」(2.C.3) (10.C) 「布分」(7.C) 「分流法化」(1.C.4)；唐譯「迴向」(2.H.4) (7.H) (10.H) 「修迴向」(1.H.5)。
5. 秦譯「發行」；吳譯無此詞；唐譯「善加行」(1.H.3) 「妙善加行」(2.H.2) 「發起加行」(3.H.2)。

由此可知，秦譯之譯語較為統一；吳譯之譯語變化較多；唐譯之譯語大體一致，但常有不同的附加修飾語。吳譯譯語變化多，可能是因為所據之傳本用字原不一致；也可能原字一致，而支謙翻譯時採用較不統一的譯語。唐譯譯語有不同的修飾語，可能是因為所據之傳本原有這些

修飾語；也可能原來沒有這些修飾語，玄奘翻譯時為修辭的需要而加入，因為藏譯便較少出現這些修飾語。

對照漢譯與藏譯，可以看出漢譯中，唐譯與藏譯最為接近，它們所據的傳本可能也較相近，唐譯也可能比較扣緊傳本的原文來翻譯。而秦譯之譯語簡潔、明暢，翻譯之風格頗為自由、活潑，或許鳩摩羅什較能掌握經文內在的義理，表現出頗為自信的翻譯，所以他的譯語簡明而統一，能貫通前後經文的義理脈絡。吳譯較古拙，因為是最早的譯本，在譯語上似仍在揣摩、嘗試之階段，文字表達不夠純熟、精鍊，每見辭不達意之處。

#### 四、五種概念在《維摩詰經》修行上的意義

在經文中不論那種譯本，有些地方仍可看出，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、迴向心四種心，顯示某種次第性。而「發行」插入四種心之間，其相關的位置，也有規律可尋。再者，它們與發菩提心的關係，也值得探討。本節即從這些角度，思索五種概念在修行上的意義。

在此，必須再次引用上文所引之有關經文來分析。先引「經文三」之漢譯來看：

- 3.K 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；發行是道場，能辦事故；深心是道場，增益功德故；菩提心是道場，無錯謬故。
- 3.C 道場者無生之心是，檢一惡意故；淳淑之心是，習增上故；聖賢之心是，往殊勝故；道意之心是，不忘捨故。
- 3.H 淳直意樂是妙菩提，由此意樂不虛假故；發起加行是妙菩提，諸所施為能成辦故；增上意樂是妙菩提，究意證會殊勝法故；大菩提心是妙菩提，於一切法無忘失故。

本段經文吳譯比較特別，它多了一個「聖賢之心」，卻又少了「發行」或「加行」。其實，吳譯《維摩詰經》全經都未見「發行」「加

行」或相當的譯語，這是吳譯和秦譯、唐譯，絕然不同之處，它也許反映了早期傳本的一個特殊現象，值得注意。至於其他三心之次第，和秦譯、唐譯是一致的。

秦譯和唐譯，除一用「道場」、一用「妙菩提」之外，大體上很類似。二譯都是並列四句。因是並列的關係，不能說直心、發行、深心、菩提心四者，在修行上必有次第性。但四者在二譯中的並列次序相同，而藏譯的次序也與此相同，值得注意。

也許這種次序之相同，係因為譯自相近之傳本所致，不值得重視；但是如果經文的其他處也表現相同的次第性，則當非偶然的現象。這種次第性同樣出現在「經文一」之秦譯與吳譯，而唐譯次第有異：

1.K 直心是菩薩淨土，...

深心是菩薩淨土，...

菩提心是菩薩淨土，...

迴向心是菩薩淨土，...

1.C 菩薩以無求於國故，...

菩薩以善性於國故，...

菩薩弘其道意故，...

菩薩分流法化故，...

1.H 發起無上菩提心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...

純意樂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...

善加行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...

上意樂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...

修迴向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...

秦譯與吳譯次第相同，但都未提及「發行」。唐譯提及「加行」，



置於「純意樂」與「上意樂」之間，和「經文三」之唐譯相同。唐譯移「發菩提心」於首位，和「經文三」唐譯不同，這種不一致的現象，容後再討論。

在此，必須注意「迴向心」的位置。秦譯雖然把「迴向心」遠置於「菩提心」之後，吳譯、唐譯與此一致。但上文曾提及，佛說淨土之行之十七項，祇是修行項目的列舉，並非有意組織一套精緻的修行綱目次第。如十七項中先舉「方便」，再及「迴向心」，而經文下文又接著說：「隨其迴向，則有方便。」〈菩薩行品〉又說：「志常安住方便、迴向。」(10.K)可見十七項中所呈現的，未必都是固定的次第。

接著再來看「經文二」：

2.K 菩薩隨其直心，則能發行；隨其發行，則得深心；隨其深心，則意調伏；隨意調伏，則如說行；隨如說行，則能迴向；....。

2.C 菩薩以應此行，便有名譽；已有名譽，便生善處；已生善處，便受其福；已受其福，便能分德；....。

2.H 菩薩隨發菩提心，則有純淨意樂；隨其純淨意樂，則有妙善加行；隨其妙善加行，則有增上意樂；隨其增上意樂，則有止息；隨其止息，則有發起；隨其發起，則有迴向；....。

「經文二」的語句，明顯表現出修行的因果次第性：

秦譯的次第：直心、發行、深心、意調伏、如說行、迴向....。

唐譯的次第：發菩提心、純淨意樂、妙善加行、增上意樂、止息、發起、迴向....。

吳譯的次第：應此行、名譽、善處、受其福、分德....。

吳譯譯語特異而含混，它和秦、唐譯類似之處是將「分德」置後，與秦、唐譯之「迴向」同。在秦譯方面，「經文二」比「經文一」，多了「發行」「意調伏」「如說行」，少了「菩提心」。直心、深心、迴向的次第，二段經文相同。而「發行」的位置在直心、深心之間，和

「經文三」相同。因此，直心、發行、深心、迴向心四者的次第，大致可以確定。

唐譯方面，「經文二」比「經文一」，多了「止息」「發起」。而發菩提心、純淨意樂、妙善加行、增上意樂、迴向的次第，二段經文相同。藏譯與唐譯相同。

在此，又再一次看到唐譯把「發菩提心」置於首位，與「經文一」相同。其實，唐譯和藏譯把「發菩提心」置於修行的首位，是合乎大乘教法的。《維摩詰經》全經一再提到菩薩行，須先發菩提心。唐譯和藏譯所據的傳本如此安排，似乎是為了糾正秦譯與吳譯所據之傳本將「菩提心」列在直心、發行及深心之後，所造成的問題。

將「發菩提心」列首，是因為已先發菩提心，才能算菩薩，所以在論菩薩修行之次第時，不必再提。因此，「經文二」正式談修行的因果次第性時，唐譯、藏譯把「發菩提心」列首之後，不再另提「菩提心」，而秦譯、吳譯談修行次第本身時，也乾脆不提「菩提心」。

至於「經文一」和「經文三」的各譯，多在直心、深心之後再提「菩提心」，恐怕祇是為列舉菩薩心行的要項，並非有意表示菩提心在直心、深心之後。

也許有人懷疑「發菩提心」和「菩提心」是否含義相同，經比對各種異譯的相關句子，實在看不出二者含義有何差別。

現在可以進入討論，菩提心、直心、發行、深心、迴向心之因果次第性，在修行上的意義。

綜會上節的各種譯語，「菩提心」，唐譯為大菩提心，吳譯為道意之心、弘其道意。依「經文一」之秦譯與吳譯，「菩提心」都含有「大乘」之義；而「經文一」之唐譯作「發起無上菩提心」，也與其下文「發起大乘」有關。依「經文三」，秦譯云：「菩提心是道場，無錯謬故。」唐譯云：「大菩提心是妙菩提，於一切法無忘失故。」吳譯云：「道意之心是，不忘捨故。」因此，「菩提心」指於一切法不忘失、無錯謬，這是指菩薩行者於初發心時，具有大乘的正見正知。

「直心」，在唐譯有意樂、純意樂、純淨意樂、淳直意樂四種譯語，如將各種修飾語抽離，則其基本含義即「意樂」。吳譯有學意、應

此行、無求、無生之心四譯，「學意」指修學之意；「應此行」指菩薩應行此「佛國清淨之行」（大正-520a-6）；「無求」可對應於秦譯「經文一」「不諂眾生」之「不諂」義。「經文三」之吳譯，在「無生之心」後接著說「檢一惡意故」，疑應作「檢一切惡意故」，即一切惡意不生，而生下文的淳淑之心、聖賢之心、道意之心。依「經文三」秦譯云：「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。」唐譯云：「淳直意樂是妙菩提，由此意樂不虛假故。」因此，「直心」含「無虛假」之義。

由上可知，「直心」指菩薩發菩提心後，有修學菩薩「清淨之行」之意樂，無求、無諂、無虛假，不生一切惡意，順此純淨的發心一往直前。

「發行」，吳譯無此詞。唐譯有善加行、妙善加行、發起加行三譯，抽去修飾語，其基本含義即「加行」。依「經文三」秦譯云：「發行是道場，能辦事故。」唐譯云：「發起加行是妙菩提，諸所施為能成辦故。」「發行」即發起加行，係依此純淨的發心，落實於修種種菩薩之增上行，能成辦具足菩薩功德之事。

「深心」，唐譯有深心、心、上意樂、勝意樂、增上意樂、生起增上意樂、清淨增上意樂七譯，抽去修飾語，其基本含義即「深心」「增上意樂」。吳譯有性、內性、正性、善性、善處、淳淑之心、意、不飾等譯，基本上是指善淑之心性。依秦譯「經文一」，「深心」也含有「具足功德」之義。因此綜合各譯，「深心」指修種種菩薩增上行之後，行者具足功德，趨向無上菩提之心性、意樂，更加增上、深化。

「迴向心」或「迴向」，唐譯有修迴向、迴向二譯。吳譯有分德、布分、分流法化三譯。依「經文一」秦譯云：「迴向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。」吳譯云：「菩薩分流法化故，於佛國得道，一切示現賢善之行得見佛土。」唐譯云：「修迴向土，是為菩薩嚴淨佛土，菩薩證得大菩提時，其國具足眾德莊嚴。」則「迴向」含有「得具足功德國土」之義。

此外，秦譯云：「深心為華鬘...迴向為大利。」（7.K）吳譯云：「華鬘謂不疑...隨布分斯道。」（7.C）唐譯云：「勝意樂為鬘...迴向大菩提。」（7.H）又再次證明「迴向」係在「深心」之後。秦譯「迴向為

大利」，此「大利」依上文，即「得具足功德國土」之利。吳譯「隨布分斯道」，唐譯「迴向大菩提」，都指迴向於菩提（道）。

秦譯〈弟子品〉有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之語（大正14-541a-7~8）；〈入不二法門品〉也有「迴向一切智」之語（大正14-551c-2），都說明了《維摩詰經》的「迴向」有迴向菩提之義。

綜合上述，「迴向心」或「迴向」係指菩薩行者有了深心，具足功德之後，進一步將一切功德迴向於無上菩提，或迴向於「得具足功德之國土」。這和淨土宗「三心」之第三心「迴向發願心」稍有不同。淨土宗之「迴向」，是指修淨土之行者發願往生佛國淨土；而《維摩詰經》之「迴向」，是指菩薩行者將功德迴向無上菩提，或成就佛國淨土。

## 五、結論

本文之研討，經由《維摩詰經》不同譯本之相關經文及譯語之比較分析，一方面可以看出各譯本翻譯風格的殊異；一方面對本經中菩提心、直心、發行、深心、迴向心等概念有了較明確的瞭解。尤其藉由這五個概念之因果次第的確定，可看出它們在修行上的意義。本文也指出本經之「迴向」，與淨土「三心」之「迴向」意義不同之處。而有關本經諸「心」含義的確切掌握，對研究淨土「三心」也當有所助益。

【誌謝：本文之研究過程中，承 高師明道指導，特此致謝！】

摘要

本文之研討，對《維摩詰經》中菩提心、直心、發心、深心、迴向心等概念有了較明確的瞭解；尤其藉由這五個概念之因果次第的確定，可看出它們在修行上的意義。本文也指出本經之「迴向」，與淨土「三心」之「迴向」意義不同之處。而有關本經諸「心」含義的確切掌握，對研究淨土「三心」也當有所助益。

此外，經由不同譯本之相關經文及譯語之比較分析，也可以看出各譯本翻譯風格的殊異。鳩摩羅什之譯語較為統一、簡潔、明暢，翻譯之風格頗為自由、活潑而顯示自信；支謙之譯語變化較多、較古拙，因為是最早的譯本，在譯語上似仍在揣摩、嘗試之階段，文字表達不夠純熟、精鍊，每見辭不達意之處；玄奘之譯語大體一致，但常有不同的附加修飾語。在名種譯本中，玄奘譯與藏譯最為接近，它們所據的傳本可能也較相近，玄奘也可能比較扣緊傳的原文來翻譯。